

新书

《博物馆书》

赵玫 著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关于域外博物馆的书籍。是作家赵玫近二十年间在全球各国参观各类博物馆的结集。其中不单单介绍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更多的是作者在游历过程中的独特感受。尤其每个博物馆所承载的历史沧桑和独特气质，以及渗透其中或感人、或忧伤的人物和故事，都将成就读者奇妙的纸上文化之旅。

【精彩摘要】>>

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离

这个小镇叫Salem。被译成“萨勒姆”。也有译作“歇冷”的。“歇冷”的名字很好听，有点像当年徐志摩将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翡的冷的翠。我猜那一定承载着徐志摩时代的忧伤。不过我宁可将这个小镇称作塞勒姆，因为这几个字和Salem的发音最为接近。于是就塞勒姆，这座马萨诸塞州北部的优雅的小镇。宁静而神秘的，有着古老英国乡村风情的。

塞勒姆在波士顿以北不远的地方。同样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港湾里。那港湾很美。透过霍桑家晦暗的大房子就可以看到。海上的一片明朗会陡然驱走霍桑故居中的那种说不出的压抑。停泊着无数游船的码头伸向蓝色海湾。点点白帆在海浪中逶迤摇曳。那，隐藏在帆影背后的神秘桅杆。

塞勒姆所以著名，不单单因为这里是霍桑的故乡。尤其对那些来此游玩的孩子们，女巫和女巫的猫才是最令他们兴奋的。这里不仅盛产女巫，同时还以绞杀女巫和女巫的猫而青史留名。据说1692年前后，塞勒姆有十二位年轻女子被诬指为女巫而被活活吊死。于是走在塞勒姆清冷的街道上，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女巫所特有的神秘气息所环绕。人们便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甚至疑神疑鬼，那种收紧心脏的感觉就仿佛在看充满了悬疑的惊悚影片。你从街边的任何一家小店走过，即或不朝里面看，也能感觉到女巫眼中闪动的那奇怪的光芒，甚至能依稀听到女巫和女巫的猫在濒死时发出的那凄惨哀号。于是你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奋力逃离，唯恐被商店里女巫伸出的手臂抓住。不过你最终也不会知道来抓你的，究竟是女巫本人，还是被绞死的那个女巫的灵魂。

在美国，任何小镇的得以彰显，大多是因为小镇中所独有的文化主题。或者这里曾走出总统，或者这里曾是战场；要么这个小镇住满了同性恋，要么这里有某位要人的夏宫。诸如此类。于是整个小镇的运转都围绕这个主题，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所以只要在小镇走一遭，你就不可能不记得这个小镇以什么著称于世。而最直观地告诉你这个小镇文化的就是沿街商店中出售的那些主题商品。

塞勒姆也自然如此，镇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遍布着阴森恐怖，以配合女巫这个可怕的主题。活着的或者被绞死的女巫充斥着商店的各个角落，甚至弥漫在小镇的空气中。这些女巫的形象抑或天仙般美丽，抑或丑陋如妖魔，总之鬼魅的表情诡异的目光。而手臂和手指又总是被设计成长长的，向前伸着，让你觉得你将随时成为女巫的囊中之物。

去看霍桑的故居一直是我的期待，就如同1994那年访问美国，拜谒威廉·福克纳的家乡是我的愿望一样。尤其是读了女儿十六岁那年在美国写的《有七面山墙的房子》后，我就更加期盼着这个被女巫和霍桑萦绕的神秘小镇了。

【作者简介】>>

赵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自由谈》杂志编辑部主任，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随笔集9部，计500余万字。赵玫的作品曾连续两次获得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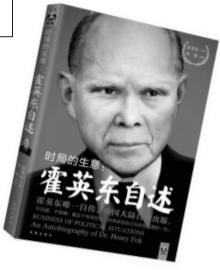
▲《博物馆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连载

13

凤凰出版社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本书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118

连载

海天出版社

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县，拳民教众火拼，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沉重？还是荒唐？是喜剧？还是悲剧？

这个王朝离着终结不远了

就在疯老婆子下喻宣战的一瞬间，但见光绪皇帝暗暗滴下两行绝望和无奈的泪水。毫无疑问，光绪是坚决主和的，无奈他身为傀儡，其时已无半点话语权。《庚子国变记》曾纪录了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光绪帝与载漪的一段对答，足见其态度是何等明确：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鮮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

为显示与洋人决战到底的决心，慈禧太后遂于七月初四日，对于再次以死相谏坚决主张镇压拳匪乱民的袁旭、许景澄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月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立山、联元处死）

大家看，这叫什么理由。这就难怪，不久后，两位重臣很快就得以平反了（次年十二月，光绪帝下诏，将诬陷被杀的太常卿袁旭、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永仪开复原官，并录用三人子嗣。宣统元年又下诏追谥袁旭为忠节，许景澄为文肃，徐永仪为忠烈）反是平了，可人头没了。人都没了，这反平了又有什么用（中国的一部千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平反史。没事就平着玩呗）

当历史演绎到这一步时，任何人都已无回天之力，就像面对滔天的洪水，你只能是坐着毁灭性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你卷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你连喊声上帝的空都没有（不在教的就得喊娘了）。

可悲可叹的是，整个庙堂之上，百官之中，只有光绪皇帝和仅有的几个主和大臣独坐一隅，暗自垂泪。因为他知道，大清朝完了。如今，百年已过，我们仍然能从这位万人至尊的眼泪中，读出他当年的无奈和心酸。更可悲的是，这不仅仅是皇帝一人的悲哀。

晚清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中央权威日渐衰微，各省地总督、巡抚虽不像东汉末年各地诸侯那样拥兵自重、自成一体，但对于朝廷的政令已经可以做到漠视或阳奉阴违。这在中国自秦以来的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历程中是很少有过的。抗旨不尊，欺君之罪，忤逆作乱从来都是死罪。当一个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对此默许或装聋作哑时，这个王朝离着终结不远了。

如此充满魄力的宣战诏书，其下达的方式却令人不敢恭维，如前所述，由于京津的电报系统被破坏，紫禁城只好采取最古老的八百里加急的土办法，由快马快递到山东济南，再由济南发往全国。

当北京来的“邮差”和他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汗血马，一并大汗淋漓的踏进济南府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珍珠泉边悠闲的钓鱼：“噢，来了。先吃块西瓜解解暑。中午吃我钓的红烧鲤鱼。”“参见袁大人，小的的身背朝廷的十万加急……”又钓上一条，这回的更大：“不急不急，到了咱山东就不急了，哈哈。”

当时的珍珠泉正是山东巡抚衙门所在地。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袁世凯将刚刚点上的红尾大鲤鱼立刻就能送到同在一个院内的厨房。而他的屁股后边十步远的地方就是他办公的大书房。书房的一侧，就是电报房。就是这三丈小屋，才保证了整个庚子国变期间紫禁城与全国各地、各地与各地之间的电报联系。如山东也杀洋灭洋拔线杆，那大清的通讯联络恐怕就只能全靠八百里加急了。

与半年前召见吴神机时相比，袁世凯现在的心情可谓是轻松多了。这段时间以来，袁世凯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残余毫不示弱，见苗头就砍，就像北京的义和团砍洋人。不久前，青州义和团的著名领袖孙连升、刘殿元等，联络附近的几支义和团，从中选拔了精壮者100余人，准备“赴天津支援杀洋”。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当地清军杨荣泰部，会同青州府对此“纠党情形”严行查缉。这一百人的队伍立刻完蛋。同时，将对此事处置不当的益都知县崔焕文摘去顶戴，给青州知府李芳柳记大过处分。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意识到，要安定山东，就不能让洋人出事，洋人一出事，西洋便有出兵的理由。故在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一片混战，北京全城乱砍的时候，他却立即训令山东境内道、府、州、县告知辖境内的传教士，赶紧带着家小来省城济南寄居，或是到沿海一带居住。同时又紧急饬令属下官员，给他们三天时间，将山东境内的洋人传教士和矿山、铁路上的洋人工人员一律护送到通商口岸。当英国、美国驻烟台领事将二百多名传教士由小清河运往海口的时候，袁世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派兵保护每一批离去的洋人，还提供了很多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对于外省逃至山东的洋人，袁世凯一样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周到的保护。在袁世凯严密的保卫下，山东全省竟然没有一个洋人遇害！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当两个月后联军一举占领北京，并“四处剿杀拳匪”时，袁大人的善行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请慢慢往下看……

义和风云

王金年